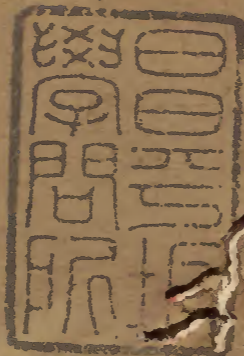


華書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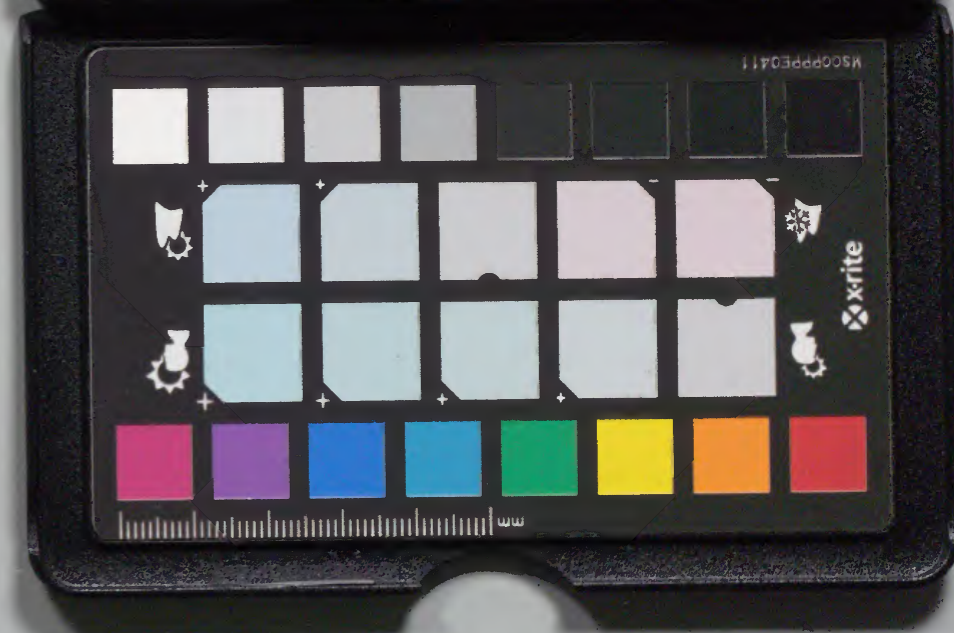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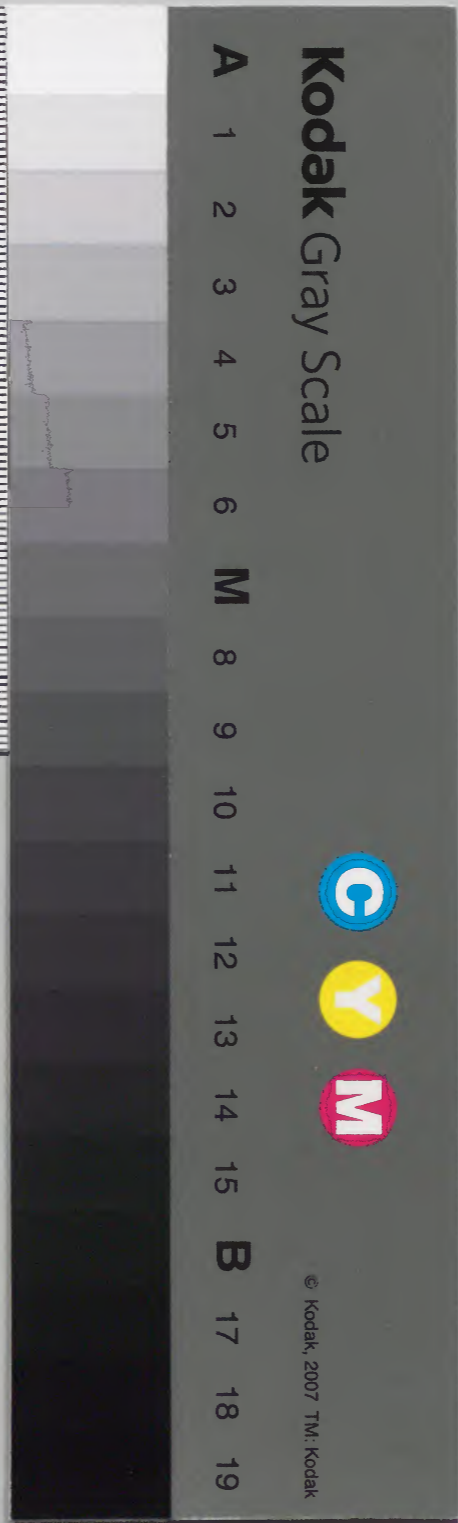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〇一
函號
三〇五
架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〇一
函號
三〇五
架冊

芥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1全
冊數	30 ( 6 )
函號	290 85





漢書鈔卷之二十

五行志上

按志所指事應處似附會者多而中間明切處亦洞然如指掌疇人所不廢者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為慮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

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周既克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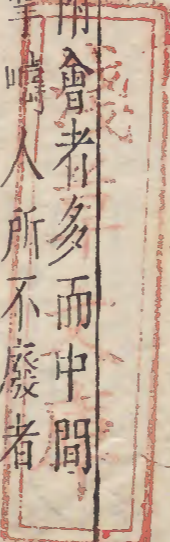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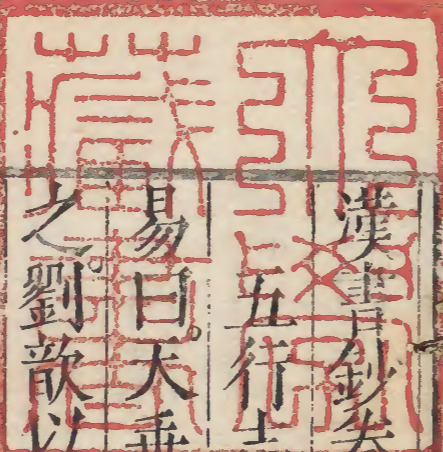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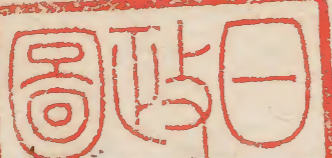
王訪于箕子箕子對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

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時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

六曰艾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

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

所謂天廼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雒





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旤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摠仲舒別向歆。傳載睦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經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稼穡。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廼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



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凡一事而異占。予僅錄其言之明徵者。以下竝做此。按漢書所次災異。似雜于每事必為一。圈而分系之。或曰。木冰為木介。介者甲。甲

兵象也。是歲晉有陽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廼信道不篤。或耀虛偽。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為

火不炎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劉向以為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時夫人有淫行。挾逆心。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夫人譖桓公於齊侯。齊侯殺桓公。○嚴公二十年。即莊公夏齊大災。劉向以為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為妻。適庶數更。故致大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穀梁以為愍公宮也。劉向以為釐立妾母為夫人。以入宗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榭者。所以臧樂器。宣其名



也。董仲舒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臧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劉向以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輦。具緁缶。

備水器。畜水潦。積土塗。繕守備。表火道。儲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衆官。各慎其職。晉侯聞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竹救反以出入火。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旤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闕伯。民



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闕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應火不炎上之罰也。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臧爭辟焉。火而象之。不火何爲。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爲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

也。又棄法律之占也。○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關門而待之。至。因滅陳。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八年十月壬午。楚師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巳卯。楚滅陳。○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



亡四方也。又宋衛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衛鄭周同姓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子鼂楚之出也。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云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臯也。○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劉向以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定公卽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樂而退孔子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

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舍大聖而縱有臯二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爲桓季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劉向以爲是時呂氏女爲



趙王后嫉妒。將爲讒口以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  
○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丙子。織室災。劉  
向以爲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  
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元公主女爲皇后。其乙亥。  
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  
宗廟衣服。與春秋御廩同義。天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  
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  
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立。有怨言。太后廢之。  
更立呂氏子弘爲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  
后幽廢。○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梁恩災。劉

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梁恩在其外。諸侯之  
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連城數十。文帝卽位。賈誼等以  
爲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  
吳楚七國舉兵而誅。○景帝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宮東  
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爲臨江王。以罪徵詣中尉自殺。丞  
相條侯周亞夫以不合旨。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  
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  
殿火。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  
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  
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



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孰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暈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廼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

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廼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乘其下流。兼受其猥。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廼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



如吾燔高園殿廼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者天災內。燔甚。臯當重。燔簡。臯當輕。承天意之道也。按仲舒所疏援春秋以指次時事請武帝按誅近臣其見似鑿已而帝令其弟子步舒以春秋顛斷於外且不請得非媒禍之本乎○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災先是

大風發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後有江克巫蠱衛太子事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去此

火為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釐為丞相後

月巫蠱事興帝女公主丞相公孫賀平陽侯曹宗等下

獄死七月使者江克掘蠱太子宫太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克舉兵與丞相劉屈釐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明年屈釐復坐祝禱要斬○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二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為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號五侯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秉政後二年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殺明年京兆尹王章訟商忠直言鳳顛權鳳誣章以大逆臯下獄死妻子徙合浦後許皇后坐巫蠱廢而趙飛燕



漢書抄 卷之二十一 五帝 九十一 余才  
為皇后妹為昭儀。賊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儀皆  
伏辜。一日鐵飛屬金。不從革。○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  
門災。劉向以為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為讒賊。謀逆亂  
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邪臣往來為姦。讒於漢。絕  
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元鳳四年。五月丁丑。  
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為孝文太宗之君。與成周宣榭  
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  
謀為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光外孫。年少不知。居  
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  
進。惟皇后顛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年而昭帝崩。遂

絕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服。  
通詩尚書。有明愍之性。光亡周公之德。秉政九年。久於  
周公。上既已冠。而不歸政。將為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  
月而災見。○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  
災。劉向以為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輔政。  
為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明年白鶴  
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  
天戒若曰。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  
馬上林下。烽馳逐免官。○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  
陵園東闕南方災。劉向以為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為光



漢書抄 卷之二十一 禮儀 十一 余才  
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爲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  
出外遷。是歲上復徵堪領尚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  
害之。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門中。內臣石顯之象也。  
孝宣親而貴門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內  
臣親而貴者。必爲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事。事決  
顯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公車。成帝卽位。  
顯卒伏辜。○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初宣  
帝爲昭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正。是時大將軍王鳳。顯  
權擅朝。甚於田蚡。將害國家。故天於元年正月而見象  
也。其後寢盛。五將世權。遂以亡道。○鴻嘉三年。八月乙

卯。孝景廟北闕災。十一月甲寅。許皇后廢。永始元年正  
月癸丑。大官凌室災。戊午。戾后園南闕災。是時趙飛燕  
大幸。許后既廢。上將立之。故天見象於凌室。與惠帝四  
年。同應。戾后衛太子妾遭巫蠱之醜。宣帝既立。追加尊  
號於禮不正。又戾后起於微賤。與趙氏同應。天戒若曰。  
微賤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廟。將絕祭祀。有凶惡之醜。  
至其六月丙寅。趙皇后遂立。姊妹驕妒。賊害皇子。卒皆  
受誅。○末始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宮臨華殿。及未央宮  
東司馬門災。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方災。長樂  
宮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未央宮。帝所居也。霸陵。太



漢書抄 卷之二十一 五行 十一  
宗盛德園也。是時太后三弟相續秉政。舉宗居位。克塞  
朝廷。兩宮親屬。將害國家。故天象仍見。○哀帝建平三  
年。正月癸卯。桂宮鴻寧殿災。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  
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大臣孔光師丹等執  
政。以爲不可。太后皆免官爵。遂稱尊號。後三年。帝崩。傅  
氏誅滅。○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  
災。盡高皇帝廟在長安城中。後以叔孫通譏。複道。故復  
起原廟於渭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臨  
朝。委任王莽。將篡絕漢。隋高祖宗廟。故天象見。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

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室。夫  
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  
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  
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  
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上得其性矣。若廼奢淫  
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爲  
稼穡不成。○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  
爲夫人哀姜淫亂。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爲水旱當  
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  
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別。又因凶飢。一年而三



築臺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既流二世。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廼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

晉平公問於師曠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譴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譴竝興莫信其性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劉歆以爲金石同類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壑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篡死臯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山君黨與寢廣明年冬廼伏誅自歸者



漢書抄 卷之二十一 禮 十三  
三千餘人。後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殺陳留太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亡徒蘇令等黨與數百人，盜取庫兵，經歷郡國四十餘，皆踰年。迺伏誅。是時起昌陵，作者數萬人，徙郡國吏民五千餘戶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還徙家石鳴。與管石言相應，師曠所謂民力彫盡。傳云：輕百姓者也。虎祁離宮，去絳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塹皆與城郭同占，城郭屬金，宮室屬土，外內之別云。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滅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滅，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迺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顛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弒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桓，後宋督弒其君，諸侯會將討之，桓受宋賂而歸，又背宋。



諸侯由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故十三年夏復大水。○嚴公七年秋大水。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文姜與兄齊襄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朱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年爲乘丘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劉向以爲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衿而罵萬。萬殺公之應。○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爲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又淫於二叔。公弗能

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爲先是嚴飾宗廟。刻桷丹楹。以夸夫人。簡宗廟之罰也。○宣公十年秋大水。飢。董仲舒以爲時比伐邾取邑。亦見報復。其讎連結。百姓愁怨。劉向以爲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故懼以濟西田賂齊。邾子糺且亦齊出也。而宣比與邾交兵。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旼。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後



又侵齊國。小兵弱。數敵疆。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爲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伐其南。齊伐其北。莒伐其東。百姓騷動。後又仍犯疆齊也。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  
○高后三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是時比再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匈奴愈驕。侵犯北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軍。

征討戍邊。○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毀。罷太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脩。通儒以爲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元年。有司奏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二年。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凡六所。是爲商家廟。廢祭祀之占。

五行志中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



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旼。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內曰青。外曰祥。惟金沴木。說曰：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及六畜，謂之旼。言其著也。及人，謂之病。病，病貌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先，或在後也。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惟劉歆傳獨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上嫚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

雨。一曰：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易，巽爲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不爲威儀，貌氣毀，故有雞旼。上失威儀，則下有彊臣害君上者，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



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于周。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曰。敢問天道也。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目以處誼。足以步目。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視遠曰絕其誼。足高曰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以處誼。足以踐德。

口以庇信。耳以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伐爽二。吾是以云。後二年。晉人殺厲公。○左氏傳。桓公十三年。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馭曰。莫蹠必敗。舉止高。心不固矣。遽見楚子。以告。楚子使賴人追之。弗及。莫蹠行。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人軍之。大敗。莫蹠縊死。○釐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立文公。○



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卻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卻氏亡。○成公十三年。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伐秦。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斃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惇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膾。戎有受脤。神之大事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五月。成肅公卒。○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教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甌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匪徼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甌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亡。○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君登亦登。禮之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亡辭。亦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君其不



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往勞于東門。而敖吾曰。猶將更之。今遂受享而惰。迺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敖以爲己。心將得死乎。君若不免。必由其子淫而不父。如是者。必有子既。三十年爲世子。般所殺。○襄公三十一年。公薨。季武子將立公子稠。穆叔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惠。若果立。必爲季氏憂。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是爲昭公。立二十五年。聽讒。攻季氏。兵敗。出奔。死于外。以二十五年之後。出亡爲微似迂。○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見楚令尹圍之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

它志。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遂以殺君篡國。而取敗於乾谿。○昭公十一年。夏。周單子會于戚。視下言徐。晉叔向曰。單子其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檜。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檜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關。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十二月。單成公卒。○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甲。魯大



夫送葬者。歸告昭子。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於位。民之攸墜。今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十月。蔡侯朱出奔楚。○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衛彪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誼也。大事奸誼。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而卧於大陸。焚焉而死。○定公十五年。邾隱公朝於魯。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贛觀焉。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

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

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是年五月定公薨哀

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也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

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爲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爲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



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宜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是時隱以弟桓幼。代而攝立。公子翬見隱居位已久。勸之遂立。隱既不許。翬懼而易其辭。遂與桓共殺隱。天見其將然。故正月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而害萬物。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弟佞臣。將作亂矣。後八月大雨雪。陰見間隙而勝陽。篡殺之旣將成也。公不寤。後二年而殺。○昭帝始元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成帝建始三年秋大雨三十餘日。四年九月大雨十餘日。條書漢之大水而按左氏傳以別占左氏傳愍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

生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以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危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于廟。受服於社。有常服矣。弗獲而危。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危奇無常。金玦不復。君有心矣。後四年申生以讒自殺。近服妖也。○左氏傳曰。鄭子臧好聚鵠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劉向以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之戒也。初文公



不禮晉文。又犯天子命而伐滑。不尊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以賜大臣。又以冠奴。劉向以爲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聞天子不豫。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游居娛戲。驕嫚不敬。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其後帝崩。無子。漢大臣徵賀爲嗣。卽位。狂亂無道。縛戮諫者。夏侯勝等。於是大臣白皇太后。廢賀爲庶人。賀爲王時。又見太白狗冠。方山冠。而無尾。此服妖。亦犬旤也。賀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仄者。蓋冠狗也。去之。

則存。不去。則亡矣。賀旣廢數年。宣帝封之爲列侯。復有舉死不得置後。又犬旤無尾之效也。京房易傳曰。行不順厥咎。人奴冠。天下亂。妾子拜。成帝鴻嘉未始之間。奸爲微行。出游。選從。期門郎有材力者。及私奴客。多至十餘。少五六人。皆白衣袒帻。帶持刀劔。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野。遠至旁縣。時大臣車騎將軍王音。及劉向等。數以切諫。谷永曰。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臣天下。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尚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崇聚票輕無誼之人。以爲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車馬於北宮。數



去南面之尊。離深宮之固。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烏  
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溷肴二別。閔勉遊樂。晝夜  
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公卿百寮。不  
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昔虢公爲無道。有神降曰。賜爾  
土田。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夢得土田。爲失國祥。  
而况王者蓄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漢書按刑範五  
行傳以爲雞之  
不恭自此以後所條  
書者不得以說占矣○左氏傳曰。周景王時。大夫賓起  
見雄雞自斷其尾。劉向以爲近雞。是時王有愛子  
子鼂。王與賓起陰謀欲立之。田于北山。將因兵衆殺適  
子之黨。未及而崩。三子爭國。王室大亂。其後賓起誅死。

子鼂奔楚而敗。京房易傳曰。有始無終。厥妖雄雞自齧  
斷其尾。○宣帝黃龍中。未央殿輅轅中。雌雞化爲雄。毛  
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  
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末光中。有獻雄雞。生  
角者。京房易傳曰。雞知時。知時者。當死。房以爲已知時。  
恐當之。京房自占當是  
而向所云非也劉向以爲房失雞占。雞者。小畜。  
主司時起居人。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秉君  
威以害正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  
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昔武王伐殷。至于牧豎。誓師曰。  
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紂。



惟婦言用繇是論之。黃龍初元末光雞變。廼國家之占。妃后象也。孝元王皇后以甘露二年生男。立爲太子。妃王禁女也。黃龍元年宣帝崩。太子立。是爲元帝。王妃將爲皇后。故是歲未央殿中雌雞爲雄。太顯然明其占在正宮也。不鳴不將無距。貴始萌而尊未成也。至元帝初元元年。將立王皇后。先以爲婕妤。三月癸卯。制書曰。其封婕妤父丞相少史王禁爲陽平侯。位特進。丙午。立王婕妤爲皇后。明年正月。立皇后子爲太子。故應是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其占卽丞相少史之女也。伏子者。明已有子也。冠距鳴將者。尊已成也。永光二年。陽平頃侯禁

薨。子鳳嗣侯。爲侍中衛尉。元帝崩。皇太子立。是爲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后弟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上委政無所與。王氏之權自鳳起。故於鳳始受爵位。時雄雞有角。明視作威顯君。害上危國者。從此人始也。其後羣弟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卽位五年。王太后廼崩。此其效也。京房易傳曰。賢者居明夷之世。知時而傷。或衆在位。厥妖雞生角。雞生角。時主獨。又曰。婦人顯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故房以爲已。亦在占中矣。先事而後驗○成公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旤也。不敬而備霧之所致。



也。此當為鳥獸占而漢書傳拉屬狃之不恭非是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顛政魯將從此衰天愍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既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蟲性盜竊鼯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鼯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天重誣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于晉至于襄公晉為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于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為鼯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

房易傳曰祭天不慎厥妖鼯鼠齧郊牛角定公十五年正月鼯鼠食郊牛牛死。此亦鳥獸之占劉向以為定公知季氏逐昭公舉惡如彼親用孔子為夾谷之會齊人俵歸鄆謹龜陰之田聖德如此反用季桓子淫於女樂而退孔子無道甚矣詩曰人而亡儀不死何為是歲五月定公薨牛死之應也京房易傳曰子不子鼠食其郊牛哀公元年正月鼯鼠食郊牛劉向以為天意汲汲於用聖人逐三家故復見戒也哀公年少不親見昭公之事故見敗亡之異已而哀不寤身奔於粵此其效也○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此亦鳥獸之占舞王宮端門中

漢書卷之二十一 五行 三十五 四百四十一



王往視之。鼠舞如故。王使吏以酒脯祠鼠。舞不休。一日  
一夜死。近黃祥時。燕刺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月發  
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成帝建始  
四年九月。長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栢葉上。民冢栢及榆  
樹上爲巢。桐栢尤多。以鼠而巢樹。亦獸蟲之占。巢中無子。皆有乾鼠  
矢數十。時議臣以爲恐有水災。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  
今晝去穴而登木。象賤人將居顯貴之位也。桐栢。衛思  
后園所在也。其後趙皇后自微賤登至尊。與衛后同類。  
趙后終無子而爲害。明年有鳶焚巢殺子之異也。按飛燕殺  
成帝所宮中他子。天象仍見。甚可畏也。一曰。皆王莽竊位之象。

云。京房易傳曰。臣私祿罔辟。厥妖鼠巢。○文公十三年。  
太室屋壞。近金沴木。以下凡五條。木動也。先是冬。釐公薨。十  
六月。廼作主。後六月。又吉禘於太廟。而致釐公。春秋譏  
之。經曰。大事於太廟。躋釐公。左氏說曰。太廟。周公之廟。  
饗有禮義者也。祀國之大事也。惡其亂國之大事於太  
廟。故言大事也。躋。登也。登釐公於愍公上。逆祀也。釐雖  
愍之庶兄。掌爲愍。臣。臣子一例。不得在愍上。又未三年。  
而吉禘。前後亂賢父聖祖之大禮。內爲貌不恭而狂。外  
爲言不從而僭。故是歲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後。  
年若是者。二。而太室屋壞矣。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



象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也。穀梁公羊經曰：世室，魯公伯禽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大事者，禘祭也。躋，登公者，先禰後祖也。○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自傾，大船自覆。劉向以爲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爲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吳地以船爲家，以魚爲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起兵，身死國亡。京房易傳曰：上下咸諱厥妖，城門壞。○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時禹內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哀帝時，

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嬌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豕。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艾。艾，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詩云：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

漢書抄 卷之二十一 五行 三十七 二八 化四百三



謂常陽也。旱傷自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掛口。則怨謗之氣發於譎謠。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爲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旤。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爲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欬者。故有口舌病。金色白。故有白青白祥。○周單襄公與晉郤錡郤欒郤至。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郤其當之乎。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二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顯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

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齊殺國佐。凡此屬皆言不從之咎云。○晉穆侯以條之役。生太子。名之曰仇。其弟以干晦之戰。生。名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誼。誼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及仇嗣立。是爲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號桓叔。後晉人殺昭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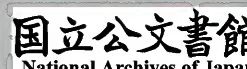


而納桓叔不克復立昭侯子孝侯桓叔子嚴伯殺之晉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嚴伯子武公復殺哀侯及其弟滅之而代有晉國

按箕子所次五行而以貌言視聽思系之特氣之類從耳而劉無忌去病之類焉得盡諱○襄公三十一年正月魯穆

叔會晉歸告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孝伯曰民生幾何誰能毋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九月孟孝伯卒○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

孟因曰子弁冕以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畔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是歲秦景公弟后子奔晉趙孟問秦若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木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敝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國無道而年穀和孰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





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冬  
趙孟卒。昭五年。秦景公卒。○哀公十六年。孔丘卒。公誅  
之曰。旻天不弔。不愍遺一老。俾屏予一人。子貢曰。君其  
不歿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  
昏。失所爲愆。生弗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  
名也。君兩失之。二十七年。公孫于邾。遂死于越。○庶徵之  
恒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  
傷二穀。謂之不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  
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  
謂廣。音曠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

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二雲。居  
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  
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人所傷。釐公二十一年。夏  
大旱。董仲舒。劉向以爲齊桓既死。諸侯從楚。釐尤得楚  
心。楚來獻捷。釋宋之執。外倚疆楚。炕陽失衆。又作南門。  
勞民興役。諸雩旱不雨。略相同說。宣公七年秋。大旱。是  
夏。宣與齊侯伐萊。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犇楚。  
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鄭畔于中國而附楚。襄與諸  
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  
聘。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



衆之應。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二十八年八月大雩。先是比年晉使荀吳。齊使慶封來聘。是夏邾子來朝。襄有炕陽自大之應。昭公三年八月大雩。劉歆以爲昭公卽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居喪不哀。炕陽失衆。六年九月大雩。先是莒牟夷以二邑來犇。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外和大國。內獲二邑。取勝鄰國。有炕陽動衆之應。○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公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感。又大蒐于比蒲。晉叔嚮曰。魯有大喪而不廢蒐。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亡感容。不顧親也。殆其失國。與三年同占。○二十四年八月大雩。劉

歆以爲左氏傳二十三年邾師城翼還。經魯地。魯襲取邾師。獲其三大夫。邾人愬于晉。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婁。

丑略

反。是春廼歸之。二十五年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旱甚也。劉歆以爲時后氏與季氏有隙。又季氏之族有淫妻爲讒。使季平子與族人相惡。皆共譖平子。子家駒諫曰。讒人以君徼幸。不可。昭公遂伐季氏。爲所敗。出奔齊。○定公十年九月大雩。先是定公自將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帥師圍鄆。○嚴公三十一年冬。不雨。是歲一年。備三築臺。奢侈不恤民。○釐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二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先是者。嚴公夫



人與公子慶父淫而殺二君。國人攻之。夫人遜于邾。慶父犇莒。釐公卽位。南敗邾。東敗莒。獲其大夫。有炕陽之應。○文公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卽位。天子使叔服會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公子遂如齊納幣。又與諸侯盟。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自大。躋釐公主大夫始顓事。○十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先是公子遂會四國而救鄭。楚使越椒來聘。秦人歸櫜。有炕陽之應。○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七月。先是曹伯杞伯滕子來朝。邾伯來犇。秦伯使遂來聘。季孫行父城諸及鄆。二年之間。五國趨之。內城二邑。炕陽失衆。

一曰不雨。而五穀皆孰。異也。文公時。大夫始顓盟。會公孫敖。會晉侯。又會諸侯。盟于垂隴。故不雨。而生者。陰不出氣。而私自。行以象施。不由上出。臣下作福。而私自成。一曰不雨。近常陰之罰。君弱也。○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乃成。○文帝三年。秋。天下旱。是歲夏。匈奴右賢王寇侵上郡。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士八萬五千人。請高奴擊右賢王。走出塞。其秋。濟北王興居反。使大將軍討之。皆伏誅。○後六年。春。天下大旱。先是發車騎材官屯廣昌。是歲二月。復發材官屯隴西。後匈奴大入上郡雲。



漢書抄 卷之二十一 五行 三十三  
中。烽火通長安。三將軍屯邊。又三將軍屯京師。○景帝  
中三年。秋。大旱。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是歲四將軍征  
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是歲六將軍衆十餘萬。征匈  
奴。○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  
昆明池。○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先是貳師  
將軍征大宛還。天漢元年。發適民。二年。夏。三將軍征匈  
奴。李陵沒不還。○征和元年。夏。大旱。是歲發三輔騎士。  
閉長安城門。大搜。始治巫蠱。明年。衛皇后太子敗。○昭  
帝始元六年。大旱。先是大鴻臚田廣明征益州。暴師連  
年。○宣帝本始三年。夏。大旱。東西數千里。先是五將軍

衆二十萬。征匈奴。○神爵元年。秋。大旱。是歲。後將軍趙  
克國征西羌。○成帝末始三年。四年。夏。大旱。以下並  
詩妖左  
氏傳。晉獻公時。童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有服振振。取  
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犇。是時  
虢爲小國。介夏陽之隄。怙虞國之助。亢衡於晉。有炕陽  
之節。失臣下之心。晉獻伐之。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偃  
以童謠對曰。克之。十月朔。丙子。日在尾。月在策。鶉火  
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師滅虢。虢公醜犇周。  
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史記晉惠公時。童  
謠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迺在其兄。



漢書抄 卷之二十一 五行 三十一  
是時惠公賴秦力得立。立而背秦，內殺二大夫，國人不能說。及更葬其兄恭太子申，生而不敬，故詩妖作也。後與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其兄重耳。是為文公，遂伯諸侯。○左氏傳：文成之世，童謠曰：鸛之鶴之。公出辱之，鸛鶴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鸛鶴之羽。公在乾侯，徵褰與檮，鸛鶴之巢。遠哉搖搖，禰父喪勞。宋父以驕，鸛鶴鸛鶴，往歌來哭。至昭公時，有鸛鶴來巢。公攻季氏，敗，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稠，公子宋立，是為定公。○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

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鸛鶴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竈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輔政，因以篡位。○成帝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鑊，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



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成帝時。諛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嚴公十七年冬。多麋。按多麋亦獸占劉歆以爲毛蟲之孽。爲災。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既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大不明。國多麋。○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

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高后八年三月。枚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楸高后掖。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鳩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摧其眼。以爲人彘。○文帝後五年六月。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先是帝兄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爲王。兄弟竝彊。有炕陽心。故犬禍見也。犬守御角。兵象。在前而上鄉者也。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鄉京師也。天之戒人蚤矣。諸侯不寤。後六年。吳



楚畔濟南膠西膠東三國應之。舉兵至齊。齊王猶與城守。三國圍之。會漢破吳楚。因誅四王。故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三國圍齊。漢卒破吳楚於梁。誅四王於齊。京房易傳曰。執政失。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景帝三年二月。邯鄲狗與豕交。悖亂之氣。近犬豕之禍也。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為逆。遣使匈奴。求助兵。卒伏其辜。犬。兵革失衆之占。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交於異類。以生害也。京房易傳曰。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左氏昭公二十四年。十月癸酉。王子鼂以

成周之寶圭湛于河。幾以獲神助。甲戌。津人得之河上。陰不佞。周大夫取將賣之。則為石。是時王子鼂篡天子位。萬民不鄉。號令不從。故有玉變。近白祥也。癸酉入而甲戌出。神不享之驗云。玉化為石。貴將為賤也。後二年。子鼂犇楚而死。○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上而待之。遂至持璧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鄭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璧也。與周子鼂相應。是歲石隕于東郡。民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此皆白祥。炘陽暴虐。號令不從。孤陽獨



治。陰不附之所致也。一曰石陰類也。陰持高節。臣將危君。趙高李斯之象也。始皇不畏戒自省。反夷滅其旁民。而燔燒其石。是歲始皇死。後三年而秦滅。○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處。有白鳥數千集其旁。眚孟以為石陰類。下民象泰山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當有庶人為天子者。孟坐伏誅。京房易傳曰。復崩來無咎。自上下者為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庶士為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

聖人於澤小人。○天漢元年三月。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鼈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金震木動之也。是時周室衰微。刑重而虐。號令不從。以亂金氣。鼎者。宗廟之寶器也。宗廟將廢。寶鼎將遷。故震動也。是歲晉二卿韓魏趙。篡晉君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為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後三世。周致德祚於秦。其後秦遂滅周。而取九鼎。九鼎之震。木沴金。失眾甚。○成帝元延元年正月。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牡所以下閉者也。亦以鐵為之。函谷關次門牡亦自亡。京



房易傳曰。飢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木。厥咎牡亡。妖辭曰。關動牡飛。辟爲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故谷未對。曰。章城門通路寢之路。函谷關距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也。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愆。厥咎舒。厥罰恒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旣。時則有目痲。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愆。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施緩。故其罰常奧也。奧則冬溫春

夏不和。傷病民人。故極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則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青祥。故聖人。以爲草妖。失秉之明者也。溫與主蟲。故有羸蟲之孽。謂蠱螾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也。劉歆以爲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包柔。爲離。離爲火。爲目。羊上角下。蹠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旣。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痲。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順火氣。何以庶徵。



之恒與無冰然後書。雨雪四至而溫。臣安祿樂逸。茲謂亂與而生蟲。知罪不誅。茲謂舒。其與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茲謂亡徵。其咎當寒而與。桓公十五年春。亡冰。董仲舒以爲象夫人不正。陰失節也。一曰。水旱之災。寒暑之變。天下皆同。故曰無冰。天下異也。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晉敗天子之師于貿戎。天子皆不能討。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善惡不明。誅罰不行。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亡寒歲。秦滅。亡與年。○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先是比年遣大將軍衛青霍去病攻祁連。絕

大幕。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還大行慶賞。乃閔海內勤勞。是歲遣博士褚大等六人持節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請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天下咸喜。○昭帝始元二年。冬。亡冰。是時上年九歲。大將軍霍光秉政。始行寬緩。欲以說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劉向以爲草妖也。周十二月。其卦爲剝。剝落萬物。始大殺矣。明陰從陽命。臣受君令而後殺也。今十月隕霜而不能殺草。此君誅不行。舒緩之應也。是時公子遂顛權。三桓始世官。天戒若曰。自此之後。將皆爲亂矣。文公不寤。其後



遂殺于赤。三家逐昭公。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臣有緩。茲謂不順。厥異。霜不殺也。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朝。七罪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一曰。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在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虛之應也。書序又曰。高宗祭成湯。有蜚雉登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雉南方。近赤祥也。劉歆以爲羽蟲之孽。易有鼎卦。鼎宗廟之器。主器奉宗廟者。長子也。野鳥自外來。入爲宗廟

器主。是繼嗣將易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亡之異也。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共御五福。廼降用章于下者也。以上並反災爲祥。後世帝王所當知而修省之者。○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李梅實。李梅當剝落。今反華實。近草妖也。陰成陽事。象臣顛君作威福。一曰。冬當殺反生。象驕臣當誅。不行其罰也。故冬華華者。象臣邪謀有端。而不成。至於實則成矣。即前霜不殺草之徵。是時僖公死。公子遂顛權。文公



漢書抄 卷之二十一 五行 四十一  
不寤。後有子赤之變。一曰君舒緩甚奧。氣不臧。則華實復生。董仲舒以爲李梅實。臣下彊也。記曰。不當華而華。易大夫不當實而實。易相室。類風 謠語○惠帝時。十月。桃李華。棗實。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爲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誅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爲宣帝。帝本名病已。按此則天且以蟲食樹葉而成文古今以來大異也○元帝初

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自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爲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山陽橐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復立。其故處。○成帝永始元年二月。河南街郵。樗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須皆具。亡髮耳。哀帝建平三年十月。汝南西平遂陽鄉。柱仆地。生支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額。



髮稍長大。凡長六寸一分。京房易傳曰：王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生爲人狀。○哀帝建平三年，零陵有樹僵地，圍丈六尺，長十丈七尺，民斷其本，長九尺餘皆枯。三月，樹卒自立，故處。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顓木，仆反立，斷枯復生，天辟惡之。○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葉相樛結，大如彈丸。平帝元始三年正月，天雨草，狀如永光時。京房易傳曰：君吝於祿，信衰賢去，厥妖天雨草。○昭公二十五年夏，有鸛鶴來巢，劉歆以爲羽蟲之孽，其色黑，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劉向以爲有蜚，有蜚，不言來者，氣所生，所謂蜚也。

也。

隱元年有蜚，莊十八年有蜚。

鸛鶴言來者，氣所致，所謂祥也。鸛鶴

夷狄穴藏之禽，來至中國不穴而巢，陰居陽位，象季氏將逐昭公去宮室而居外野也。鸛鶴白羽，旱之祥也。穴居而好水，黑色爲主，急之應也。天戒若曰：既失衆，不可急暴，急暴陰將持節陽以逐爾，去宮室而居外野矣。昭不寤，而舉兵圍季氏，爲季氏所敗，出犇于齊，遂死于外野。董仲舒指略同。○景帝三年十一月，有白頸烏與黑烏羣鬪，楚國呂縣白頸不勝，墮泗水中，死者數千。劉向以爲近白黑祥也。時楚王戊暴逆無道，刑辱申公，與吳王謀反，烏羣鬪者，師戰之象也。白頸者，小明，小者敗也。



墮於水者將死水地。王戊不寤。遂舉兵應吳。與漢大戰。兵敗而走。至於丹徒。爲越人所斬。墮死於水之效也。京房易傳曰。逆親親。厥妖白黑鳥鬪於國。○昭帝元鳳元年。有鳥與鷓鬪。燕王宮中池上。鳥墮池死。近黑祥也。時燕王旦謀爲亂。遂不改寤。伏辜而死。楚燕皆骨肉藩臣。以驕怨而謀逆。俱有鳥鷓鬪死之祥。行同而占合。此天人之明表也。燕一鳥鷓言又被鬪於宮中。而黑者死。楚以萬數鬪於野外。而白者死。象燕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宮。故一鳥水色者死。楚炆陽舉兵。軍師大敗於野。故衆鳥金色者死。天道精微之效也。京房易傳曰。專征劫殺。

厥妖鳥鷓鬪。○昭帝時。有鷓鷓。或曰禿鷓。集昌邑王殿下。王使人射殺之。劉向以爲水鳥色青。青祥也。時王馳騁無度。慢侮大臣。不敬至尊。有服妖之象。故青祥見也。野鳥入處宮室。將空。王不寤。卒以亡。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咎狂。厥妖水鳥集于國中。○成帝河平元年二月庚子。泰山山桑谷有鷓。焚其巢。男子孫通等。聞山中羣鳥鷓聲。往視。見巢難。盡墮地中。有三鷓。鷓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太守平以聞。鷓色黑。近黑祥。貪虐之類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泰山岱宗。五嶽之長。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也。天戒若曰。勿近貪。



漢書抄 卷之二十一 五行 四十四  
虐之人聽其賊謀將生焚巢自害其子絕世易姓之禍其後趙蜚燕得幸立爲皇后弟爲昭儀姊妹專寵聞後宮許美人曹偉能生皇子也昭儀大怒令上奪取而殺之皆并殺其母成帝崩昭儀自殺事乃發覺趙后坐誅此焚巢殺子後號咷之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姓之禍云京房易傳曰人君暴虐鳥焚其舍○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雉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馬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屋上時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待詔寵等上言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謹

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凡令以絕氣經載高宗雉雉之異以明轉禍爲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于庭歷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經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閔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爲之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譎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譎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悟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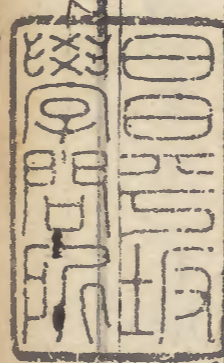


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王音之言亦近忠直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泆行流聞。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成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飛去。京房易傳曰。賊臣在國。厥咎燕生。爵諸侯。銷。一曰。生非其類。子不嗣世。○史記魯定公時。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得

蟲若羊。近羊禍也。羊者。地上之物。幽於土中。象定公不用孔子而聽季氏。暗昧不明之應也。一曰。羊去野外。而拘土缶者。象魯君失其所。而拘於季氏。季氏亦將拘於家臣也。是歲季氏家臣陽虎。囚季桓子。後三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兵敗。竊寶玉大弓而出亡。○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生女子。赤而毛。棄之隄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平弼奔魯。華臣奔陳。華合比奔衛。劉向以爲時則火災。齊晉之明應也。京房易傳曰。尊卑不別。厥妖女生。赤毛。



○惠帝二年。天雨血於宜陽。一頃所。劉向以爲赤眚也。時又冬雷。桃李華。常與之罰也。是時政舒緩。諸呂用事。讒口妄行。殺三皇子。建立非嗣。及不當立之王。退王陵。趙堯。周昌。呂太后崩。大臣共誅滅諸呂。僵尸流血。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僂。天雨血。○哀帝建平四年四月。山陽湖陵雨血。廣三尺。長五尺。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後二年。帝崩。王莽擅朝。誅貴戚。丁傅。大臣董賢等。皆放徙遠方。與諸呂同象。誅死者少。雨血亦少。



文心丁卯



